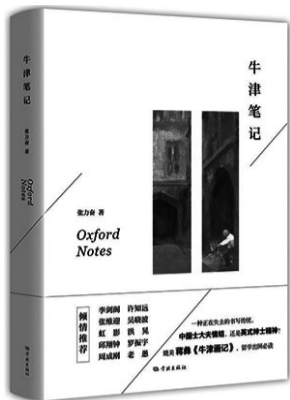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些牛津的老先生们

20世纪初,牛津一个学院餐厅里直径两米、长达45米的横梁被蛀空,一时找不到如此巨大的橡木。一位年轻院士提议,学院拥有很多土地,没准也种了橡树。于是院方找来学院分管林业的管家,管家平静地表示,他们等待这个召唤已经等了几百年。自1379年学院初建时就种了一批橡树,据说历代管家交接时都会重复一句话:“这批橡树不能砍,以后学院餐厅大梁要用。”在《牛津笔记》一书里,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又将这个段子讲了一遍。

2017年4月到6月,张力奋在牛津大学新闻学院担任了一学期客座学者,然后就有了这本《牛津笔记》。

纵观全书,你很少看到作者大段讨论英国的保守主义和制度沿革,更多是看到了他与当地人的各种温情互动。特别是书中写到的那些“牛津老先生”,他



们的身上见不到时下盛行的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,只有温情、专业、友善、豁达与人类的共同情感。老先生就是牛津,就是大学,就是传统。

书中写到了一位牛津古典学教授罗宾。他还是一位明星园丁,经常穿着西

装给学院的花园浇花,“手上有泥,精通古希腊文明”。最惊人的是,罗宾可能是全世界持续写作最久的专栏作家。他从1970年起为《金融时报》的专栏写稿,整整47年,一人单挑半世纪的专栏,没落下过一期,并且,专栏是关于园艺,而不是他的本行古典学。

关于牛津的传统与保守,张力奋特别提到了牛津草坪的“规矩”。据说一些学院规定,只有导师才可以踏入草坪,学生只有在毕业仪式上才可以象征性地走一次。年轻学子们自然多不喜牛津的围墙与清规戒律,专栏作家凯拉韦就曾感叹,她在牛津读书时也很讨厌牛津城堡式的封闭,但二十多年后应邀回校演讲时,突然醒悟自己如此幸运,“曾在被阳光烤成金蜜色的围墙里,享受思想的芬芳”。

这本书虽是张力奋在牛津两个多月

的访学日记,但时有其他场景和记忆的闪回。

刚到莱斯特大学留学的张力奋英文水准不佳,在朋友的指引下找到了学校附近一位“免费教亚洲学生英文”的独居老头。这位叫戴瑞克的英国老头严苛、自傲,对英文有洁癖,经常将上课变成对张力奋的“堂上审问”。每周同一时间,同一张沙发,同样的英式下午茶,同样的昏暗光线,在近三年里,戴瑞克与张力奋之间建立了包裹在严厉与克制之内的浓浓师生情谊。毕业后,张力奋在BBC找到了工作,据说这让戴瑞克很是自豪。1993年圣诞,张力奋回到莱斯特度假时,得知戴瑞克突然在圣诞夜去世了,并在遗嘱中给他留了一些“遗产”——一排英文辞典。这些辞典,现在多数仍在张力奋的复旦书架上。

张明扬

拾遗

郑和下西洋看见哪些奇物

郑和远航始于永乐三年(1405),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。在这样的航行中,奇珍异兽总能吸引明代人的目光。

曾随郑和船队四次远航的费信在《星槎胜览》中这样记载“竹步国”风俗:这里的人都是卷发,衣着装束也与中国不同,“男子围布,妇女出则以布兜头,不露身面”。有学者认为,这里记载的“竹步国”正位于当时的非洲东海岸。竹步国出产狮子、金钱豹、鸵蹄鸡等当时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物。今天看来,狮子、金钱豹都好理解,可鸵蹄鸡是什么?史料记载,这种“鸡”有六七尺高,其足如鸵蹄。按今人的眼光来看,这应该就是鸵鸟了。

除了鸵鸟外,郑和船队所见的“麒麟”也屡屡见于史籍。跟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《瀛涯胜览》中这样描述:“麒麟前二足高九尺余,后两足约高六尺,头抬颈长一丈六尺,首昂后低,人莫能骑,头上有两肉角,在耳边,牛尾鹿身。”其实,这里所说的麒麟指的是长颈鹿。中国人此前一直未见过这种动物,所以当永乐十二年“榜葛刺国王赛弗丁遣使奉表,献麒麟”时,“举国欢腾”,认为是祥瑞之兆。

趣谈

关于读书读到“见得真味”,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。

13世纪中叶,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读书人,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“对榻学馆”。半夜三更,他突然起床,把同屋者摇醒,说:“我对诸葛亮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,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一时代,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请教。”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“睡余书味在胸中”。否则,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?

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。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,成天靠读书打发日子。一天早晨,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。见面后老先生兴奋地向学生宣布:“昨夕看《三国志》,识破一事。”于是叫学生搬出《三国志》和《文选》,当场检阅有关曹操遗令的记载。

我们知道,人既然要在临死前留下遗嘱,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

读书要见得真味

后人。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,细及“分香卖履”之事,可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,却一字不提。这件事使司马光久思而不得其解。

那天晚上他对这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,所以老先生问他的学生:“遗令之意为何?”他的学生回答:“曹公一生奸诈,死到临头,总算吐出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。”司马光大呼不然,他说:“此乃操之微意也……操身后之事,有大于禅代者乎?今操之遗令,谆谆百言,下至分香卖履之事,家人婢妾,无不处置详尽,无一语及于禅代之事。其意若曰禅代之事,自是子孙所为,吾未尝教为之。是实以天下遗子孙,而身享汉臣之名。”

司马光凭着厉害的眼光,久经思考,总算窥破了曹操遗令中的“微意”。他对遗令的分析,非常符合曹操一贯的思想动态。在司马光看来,曹操“蓄无

“荒芜人烟”说不通

解字

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2019年11月16日晚播出了《中国地名大会》,在介绍“油城”克拉玛依时这样说道:“诗人艾青说过,最荒凉的地方,却有最大的能量。本是荒wu人烟的戈壁,如今却因石油而辉煌。”其中的“荒wu人烟”,字幕同步显示的“荒芜人烟”。“荒芜人烟”有误,应是“荒无人烟”。

“人烟”即住户的炊烟,古时候有炊烟的地方就被认为是有人居住的,因而“人烟”泛指人家,“荒无人烟”即形容地方偏僻荒凉,见不到人家。

“芜”的本义指草多而乱。

我国现在一些地名中的“芜”也基本上保持着这些意思。例如山东莱芜,《水经注》中解释说“齐灵公灭莱,莱民播流此谷,邑落荒芜,故曰莱芜”;又如安徽芜湖,《中外地名大辞典》在解释该地名由来时写道“蓄水不深而多芜藻,故名”。“荒芜”即指(田地等)因无人管理而长满野草,引申也可指(学业、技艺等)荒疏、废弛。

“荒芜”与“人烟”搭配在一起欠通顺。将“荒无”写成“荒芜”,恐是两者音同形似所致。



闲话

古人打广告『套路深』

如果说唐朝的“灯笼广告”得益于百姓丰富的夜生活,那“酒旗广告”则与酒文化的日渐昌盛密切相关。唐朝盛产“酒鬼”,酒自然在市面上很畅销。而在宋朝,上至宫廷名贵,下至平民百姓,酿酒喝酒是常事。《韩非子》中有记载:“宋人有沽酒者……悬帜甚高。”因此一席酒帘、一面青帜,便是那时街坊一道亮丽风景线;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打虎片段所提到的——“三碗不过岗”,便是写在酒旗上的广告语。

“王致和”臭豆腐,相信大家并不陌生。清代落榜考生王致和弄巧成拙发现了臭豆腐这一人间美味,于是做起了臭豆腐的生意。偶然一次房东的提醒,使得王致和开始思考人生——“我明明是来京城赶考准备衣锦还乡的,如今怎么沉迷于豆腐生意不能自拔了?”于是,他又考了一次。在考场上,考“诗”的题目是“知味下车”。王致和灵机一动,便开始了“广告植入”。他写了一篇赞美自己臭豆腐的诗:名言臭豆腐,名实正相当。自古不钓誉,于今无伪装。扑鼻生奇臭,入口发异香。素醇饶回味,黑臭蕴芬芳。

广告这种东西虽然创意尤为重要,想法固然关键,但没点硬核的内容来支撑怎么行?这一点,古人践行的真的很到位。他们总能在给广告文案的时候,带来一种美的享受。

苏轼就曾为一种名为“馓子”的食物吟诗作赋。当“纤手搓来玉数寻,碧油轻蘸嫩黄深”刚一说出口,便描绘出一位美人用纤手揉面,以及炸馓子外酥里脆的场景。果然不出所料,本来没有颜值的食物,成为当时的一大“爆款”。

许多名画上也能找到“广而告之”的踪影。例如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许多店铺门匾上的店名取得相当巧妙,或是含蓄的雅称,或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字号品牌,这些也拥有着不可小觑的广告量。

姚大力

大头